

雷鳴遠的故事(上)

李清如

傳奇靈異真實故事

最近兩年來，暢銷全球的中外雜誌，不時刊登真實傳奇的妙文，如二一四期曹文錫教授的「仙女龍王小姐」、二二二期繆培基大使的「靈魂學傳奇」、二二〇期張守初先生的「靈異奇談」與湯燦華先生的「神奇驗方與符咒」、二二一期何秀閣先生的「我會與狐仙有緣」以及二二七期陳祖權記顧維鈞講「灶王爺擋駕的故事」等文，刊行問世以來，社會大眾均認為事出有因，決非空谷生音。

筆者拜讀以上大作後，不僅衷心讚賞，尤且更具同感。

民國卅年五月，日軍第十三次圍攻中條山，終於得逞，我方軍民死傷十萬之衆，筆者親見各教會傳教士、神父、牧師，前來戰地祈禱搶救中國軍民的往事印象深刻，畢生難忘。一方面因當時正是戰爭時期，無暇提筆成文；二方面因自己年事甚輕，若貿然成文，定受國人指責倡言怪力亂神，開廿世紀的倒車。因而竟將許多奇遇往事，埋藏於心靈深處，已逾四十六年。

如今看到曹文錫教授與繆培基大使等的大作後，埋藏多年的心底往事，就覺得如鯁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尤其年事日高，若不及時撰文問世，時間不會等人，就要湮沒了。我的心底往事，就是「鞠躬盡瘁，死而不已」的雷鳴遠神父，於民國廿九年逝世後的一些傳奇靈異真實故事。

以赤誠做個真正中國人

雷鳴遠字振聲，本名 Vincent Lebbe。一八七七年生於比利時岡城一個天主教世家。自小就受洗成爲天主教徒。於十一歲讀高級小學時，在一個偶然機會中，看到幾張中國風景照片，見景生情，愛上中國。就此隨時找機會，想來中國服務，以償心願。時至一九〇一年廿四歲時，就向教廷呈請前來中國傳教，果被教廷允准。

當他來到中國時，正是八國聯軍侵華的第二年。因中國戰敗，受到各種不平等條約的迫害。他心生不平，誓要站在中國一邊，向各列強爭取平等。爲了實現他愛中國的抱負，先學中國語文，以便與國人溝通情感。爲了要當真正的中國人，竟捨棄西裝，專穿中服；再棄刀叉，改用筷

子；既拉胡琴，也唱京戲。總而言之，一切都要中國化。每與人言：「你們不要看我的鼻子與眼睛，要看我的赤心。我已不是高鼻子藍眼睛的歐洲人，而成爲道地的中國人了！」

一九〇二年雷鳴遠在北京晉升司鐸，從此被國人尊稱爲雷神父。民國元年被調至天津傳教，改稱爲天津人。首創廣益祿報，普傳教義。民國四年改爲益世報，除教義外兼及社會與國情。這是天津益世報的由來。民國五年又增出北京益世報，以廣宣傳。同年天津法租界違法，強行將老西開地方劃入租界內。雷神父乃仗義直言，在益世報上撰文大加反對，因而觸怒法人，向教廷控告雷鳴遠不務正業，雷神父乃被迫離華返歐。他雖回到歐洲，心仍存於中國，便在歐西各國籌募鉅款，資助中國旅歐學生六百多人度過難關。在此期間，他大唱：「中國歸中國人，中國人歸基督」。他有鑑於中國四億人中沒有一位中國主教主持教務，因而傳教效果不彰，於是上書教廷，主張「華人治華」政策，由中國籍神父升任中國教區主教，才能收效。歐籍主教們聞得此訊後，雖曾力加反對，但真理總要勝過強權，終將被教

廷接受。旋於一九二六年，也就是民國十五年十月廿八日，中國首批廿六位主教被教皇批准，其中包括田耕莘與于斌在內。其後田、于二主教，雖曾先後升任為中國紅衣樞機高位，但二人終其生均以師禮對待雷神父，其原因即在於此。

民國十六年，雷神父應中國籍六位主教聯名邀請，再度來華服務。即以河北省安國等縣，為傳教區域。為了避免外籍人士指責他是「比奸」或「歐奸」的閒言冷語，乃向中國政府申請歸籍，從此時起，雷神父正式成為中國人了。

民國十七年，雷鳴遠在安國創立「耀漢」與「德來」男女兩修會，與他在比國創立的「輔導傳教會」與「鳴遠女子服務團」合稱「鳴遠四教團」。佈滿中西，服務歐亞。這是雷鳴遠為天主教服務，盡人皆知的重要事業。

民國廿二年，因日軍侵佔東四省後，仍繼續侵華。先發生長城戰役，繼又發生察北與綏東戰役。雷神父愛國心切，都曾親率修士與教友趕赴戰地搶救傷兵。他一面護送傷兵，一面還勸慰說：「只要你們英勇衛國作戰，受傷以後，我一定把你們送到醫院，假如戰死，我保證送你們上天堂。這是人生所求，你們還怕什麼？」因雷神父有此豪壯言行，遂被前線官兵封了一個「傷兵之父」的雅號。

民國廿六年，七七抗戰軍興，雷神父認為中國已到生死關頭，欲求生存，就得拚命了。乃對「耀漢」「德來」兩修會發出總動員令，先後組成「戰地救護隊」、「野戰醫院」，追隨前線作戰國軍，展開抗戰救國工作。由蘆溝橋而娘子關

，由太行山而中條山，所救傷兵與難民，不計其數，英勇事蹟，轟動華北各省。事為蔣中正委員長知悉，為了一償雷鳴遠救民宿志，乃於民國廿七年，徵召他到漢口行營，並即時徵得他同意，在漢口成立「軍事委員會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」，簡稱為「華北督導團」，從此時起雷鳴遠名正言順的展開救國工作。

民國廿八年，該團由漢口而重慶，由成都而西安，沿途招兵買馬，人數增至五百餘人。最後晉駐中條山區，組成六個工作隊，分佈於晉、冀、豫三省境內，展開首期工作。但最後的目的地，是平津保定與濟南德州一帶。為了達到此一目的，雷鳴遠乃於民國廿九年初親率團本部，由中條山取道太行山北行。當時太行山區雖有國軍駐守，但也有共軍劉伯誠部盤據其間。劉伯誠部也打的是抗戰招牌，但專門偷襲國軍，而不打日軍。例如衛戍河北省政府的張蔭桓部與鹿鍾麟部，都先後被劉伯誠部消滅。

遭共黨劉伯誠囚禁虐待

華北督導團的廿人先鋒小組一進入林縣境內，即被共軍逮捕，加以審問，得知華北督導團要到平津保定等地作敵後工作。劉伯誠一聽大驚，若平津保三角地帶有雷神父存在，那他們的聶榮臻部，就無立足餘地了。

除非雷神父參加共產黨，否則就得加以阻止。阻止最有效辦法，就是誘殺雷神父以除後患。誘殺的辦法，就是以被捕的修士為餌，於是扣留了較年長的十二名修士，將較年輕的八名修士釋

放，捎口訊要雷神父親自來作保，否則所扣留的修士均以通敵間諜罪名，予以處死。當這八位修士回到陵川團本部時，雷神父非常關切這十二位修士的性命，決定親往劉部作保。當時團本部較高級的人員，如秘書長郭鴻章（現任國大代表，在臺）、副主任兼政訓處長李敦宗將軍（黃埔四期，現在臺）、總務處長曹立珊兄弟（曹神父現在臺）等均紛紛晉言，謂共軍多詐，雷神父不可親去涉險，可以另派他人去交涉為宜。但雷神父反而執着的說：「我終生職志就是救人，一般國人有難，我都要去救；於今我的會士、我的部屬有難，何能不去救呢？共產黨雖不信任，他們總還是中國人，只要是中國人，我就可以說服他們放人。吾志已決，你們不要再多言勸阻了！」

團本部為了增大雷神父的聲勢，再加派四十位修士，陪同前往林縣去會見劉伯誠，劉伯誠一見雷神父被誘到，如獲至寶，先待以上賓之禮，想摺為己用。當面就奉承說：「神父愛國精神，我們共產黨非常欽佩，只是你老走錯了路子，國民黨老大無能，根本救不了中國。能救中國的只有我們共產黨，希望你老與我們合作，非常歡迎！」

共產黨是發源於歐洲的，雷鳴遠自小就知共產黨徒不信任，在歐洲如此，在中國何能例外？於是當面就駁斥劉伯誠的話說：

「能救中國者，只有蔣委員長一人而已，你們共產黨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說謊者。禍國有餘，救國不足，我何能參加禍國殃民的集團呢？」

劉伯誠說服工作碰了釘子後，就想施毒手殺

害雷神父了，即時將雷神父名爲招待於貴賓室，實際是軟禁起來，同時下令禁止見客。不僅先來的十二位修士，尙未見得一面（十二修士早被活埋），竟連後來的四十位修士也被隔離起來。

雷神父一看情勢不妙，已無其他方法抗拒，只有拚老命絕食抗議。一因年事已高，二因多日未進餐食，三因內心生氣，就此肝臟受損，形成黃疸病。因劉伯誠拒絕派醫治療，病情漸形嚴重，這是劉伯誠要處死雷神父的毒招。

回到重慶病逝歌樂山上

華北督導團探得雷神父被囚後，即時專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報備。蔣委員長獲悉後，立即致電朱德要他放人。當時朱德還不敢冒犯蔣委員長，乃電令劉伯誠放人。

這時候雷神父被囚四十日之久，已病得不成人形。乃僱擔架將雷神父由太行山送到洛陽。蔣委員長爲了搶救雷神父的性命，急派戴笠將軍乘專機由陪都趕到洛陽，當日就飛回重慶，送到中央醫院，徵求全國名醫前來搶救。無如雷神父年老病重，醫藥罔效，終於民國廿九年六月廿四日，逝世重慶歌樂山上。

當雷神父在重慶最大天主堂出殯的那天，蔣委員長曾破例親至靈前致祭。由此可見蔣公對雷神父之敬重。蔣公並親撰輓聯云：

博愛之謂仁，救世精神，無愧基督！
威武不能屈，畢生事業，盡瘁中華。

蔣委員長這付輓聯，可說把雷神父一生事業都包括在內了。若說尙有遺漏，那就是雷神父生

前常說：「鞠躬盡瘁，死而不已」的死後情形了！筆者有幸，於四十六年前亦即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以後，聽到許多雷神父仙逝後成神的真實故事：

雷鳴遠神父是因黃疸病逝世的，黃疸病的成因，全是由共產黨迫害他所造成，雷神父實在是

爲反共衛國而犧牲的。中華民國政府爲了追念先賢，於民國七十年九月三日，將雷鳴遠的神主，奉祀於臺北市忠烈祠東廂內，永享國家春秋大祭。筆者係華北督導團的成員，每年秋祭時，必隨臺省天主教友前往雷鳴遠神主前，行禮致祭，聊表敬意。（下期續完）

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極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沖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